

以旧物打捞一个时代的历史碎片

□王淼

我的家乡有一个风俗，逝去的老人的物品会被烧掉，陪伴逝者进入另一个世界。波兰作家马尔钦·维哈的父母去世之后，他们的物品并没有被烧掉，而是作为未弃之物，经过维哈的细致梳理，并通过这些带有他的父母体温的零碎旧物：旧书、石头、废纸、笔记本、药箱子、电视遥控器……唤醒沉睡的记忆，在《未弃之物》中，他以文字勾勒出老辈人生活的碎片，还原老辈人的忧欢悲喜，展现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和样貌。

在马尔钦·维哈的笔下，从父母的青春时代，到父母的暮年，他们的一生都是与他们用过的物品密切相关的，这些物品留着他们生活过的痕迹，刻着他们生命的年轮。比如书，曾经是他们的背景板，一本《爱玛》被母亲前前后后翻阅了不下数十遍，母亲其实把这部小说当作了某种疗法，当作了一种情绪标识。在黯然神伤时，在病魔缠身时，在郁郁寡欢时，在历史动荡时，她都会拿起这本书，一读再读。

维哈的父母都是普通人，却又并非一般的普通人，他们都是犹太人，经历过纳粹的大屠杀，他们身上打着幸存者的烙印，这样惨痛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们后来的人生。所以他们都有恐惧症，有心理障碍，怀疑身边的环境，怀疑自己被监听。他们都相信坏事不会成双，相信炸弹爆炸后躲在弹坑里最安全，相信不幸与灾难的配额总会用完，相信惨绝人寰的事情总会过去——但那些人还会“换着



波兰作家马尔钦·维哈
《未弃之物》
新星出版社
林歆 译

新法子来做”。尤其是维哈的母亲，对于她来说，美好的记忆只是纪录片里的某段实录，将场景快速剪辑之后，大难总会临头。有时，只是报纸上的一则消息、名册上的一个名字、电台里播报的某个词语，都足以让她无法动弹……

但维哈的父母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，并在生活中努力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乐趣。他们都有优点，也各有缺点，父亲不相信互联网，每天晚上躲在同一个地方收听新闻；母亲则很难相处，她宁愿当个悍妇，也决不轻易接受别人廉价的慰问。在平常的日子里，他们就像是两股相生相克的力量，两块相互挤压的地质板块：父亲负责抗议，母亲负责抱怨，他们两个既立场鲜明，又势均力敌，有时会在家里留下一些岩浆和火山灰。他们二人双剑合璧时，嘴仗打得最好，母亲动之以情，随时准备歇斯底里；父亲晓之以理，

且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

维哈父母二人的结合可谓所向披靡，父亲坐镇后方，母亲负责进攻。父亲虽然看似保持中立，并不参与到胶着的战斗中，实际上随时准备加入，提供增援。“他们就像一对敢于抗争的灰雁，比翼齐飞，遨游世界。不寻衅滋事，只是稍微竖起羽毛。”尽管他们曾经饱经苦难，尽管他们严肃的生活中处处带有一些玩世不恭的影子，既显得轻浮油滑，却又不乏真性情，但即便面对成人世界的千斤重担，他们始终怀抱童子军一般的热情。

维哈坦陈，他有时还谈不上真正理解父母的经历，因为听父母讲述历史，与自己亲历历史毕竟不是一回事。但通过父母遗留下的旧物，维哈仍然小心翼翼地走近了父母，走进了父母个人记忆的深处。他也逐渐悟得，父母的恐惧症其实与地堡无关，也与巷战无关，而是与焦灼难耐的逃命有关——那种惨绝人寰的记忆已经深深地渗入他们的人性之中，既拂之不去，亦难以忘怀，业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。

虽然维哈在《未弃之物》中并未提及那个年代，但那个年代的阴影却无处不在，在维哈看似平静的文字中，也不乏“对灾难的纪实，对仇恨的还原，对荒诞的反抗”。他追寻的虽然只是父母的日常，却也在父母的日常中触摸到他们内心的纤维，进而打捞出一个个时代遗落散失的历史碎片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，自由写作者）

人生的下坡路

□李静

中年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生阶段。经历了之前的奋斗，理应进入稳定时期，却好像烦恼不断。

年轻时为了在社会上安身立命，注意力都在外部。且那时生命力足够强大，加上人生任务之紧迫，往往无暇顾及生活的真实面目。一旦转向下坡时，真相突然显露在眼前。

上有老、下有小；事业已经能看到尽头，即使想再奋起一次，体力却在走下坡路；婚姻危机；健康问题；对衰退的恐惧……“危机”好像正是用来形容中年的。

中年到底怎么定义？身陷“危机”该如何自处？

河合隼雄先生在《中年危机》这本书中给了我们珍贵的提示。



《中年危机》
[日]河合隼雄 著
李静 译
上海三联书店

人生不是一条向上的直线。人生好像要翻两座山。年轻时翻过第一座山后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年，不妨放慢节奏，把眼光从外界收回到自己的内心，审视自己，在下降的过程中提升自己。度过一个好的中年，等同于为爬另一座山做了充足的准备：迎接衰老、迎接死亡。就像在《日渐衰老意味着什么》那本书里启发我们的那样：知道怎么老去，才知道怎么让年轻力壮的年代更加精彩；知道死，才知道怎么活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年，蕴藏着人生最丰富的危机。《中年危机》这本书最直接的对象是站在中年入口处或刚步入中年的人，但对已认真度过或稀里糊涂度过中年的人来说，同样是一本可以处处受益的书籍。人生，随时补课都不算晚。译者已过中年，虽说早年就曾经读过，这次翻译更是字字句句细细咀嚼、反复修改，但仍有很多内容理解不到位，日后还需时不时地拿出来学习。时过境迁，无疑会有全新的体会。

这本书的构成比较特别。因为河合隼雄先生作为心理咨询师，有着严格的保密义务，使用现实中的真实事例非常受限制，所以这本书每一章都选用了一部文学作品（或长或短），以原著为基础展开论述。因此，我也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一些附加的收益。不仅借此机会读了所有选用的文学作品，而且切身体验到当文学家遇到心理学家时会发生什么。

翻译很难，从零开始读每一章选用的文学作品也相当不容易。不得不承认，没有翻译任务的话，其中有不少作品我是不会主动接近的。比如说《砂女》，开篇不久就令人窒息、喘不上气，读到中间更是提心吊胆。仅凭自己，可能很快就会放弃了。感谢河合隼雄先生给的机会，让我读完、翻译完相应章节后，竟然还产生了再去仔细读一遍的想法。

以上所说都是为了表达一个意思：《中年危机》值得读，值得静下心来好好读。正像卷末老孟司先生所表达的那样，书的内容太过优秀，无心再去读原著——“这么绝妙的解说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不太好。如果事先没有读过原著，绝不能读这种解说。我自己当时就不由得在心里嘀咕：要是山田的小说根本没有解说讲得那么精彩，可怎么办？”

（作者为翻译，IT企业退休员工）

所有女孩都值得一个好故事

□妥俏

我决心要为那个心中的女孩写个故事，她常常在我的梦中奔跑，穿过田野，越过山林，经过海边，有时候跑着跑着还会飞起来。这大概是我最容易做的一种梦，醒来之后比谁都累，朋友听了之后，一部分说我神经衰弱，不要为了写悬疑剧再看那些吓人的案卷和犯罪纪录片了，另一部分则说：“你可能还在长身体，只有发育中的小孩会做这种飞过来跑过去又使劲往下跳的梦。”

我比较喜欢后一种说法。因为编悬疑故事没让我觉得劳累，每天不间断地看各种案例，总让我惊叹人性之复杂，光与影在人心深处会自动折射出好莱坞编剧都写不出的大戏。而在梦里长途跋涉，也没有让我感受到太焦虑，平日写作多了，自然把我养成了运动不足的体质。从小就是体育差生，但梦中的那个女孩能跑善跳，有使不完的劲，我不确定她就是我本人，还是某个我在异次元中长久认识的熟人，但每次我都近距离追随她的身影，与她的呼吸心跳同频。时间长了，我就想给她写个故事，来圆一圆她的行为动机，这也是“圆梦”的一种。这时候，女孩的名字也顺势进入了我的脑中，她应该就叫李媛。

李媛就是李媛，她的名字不容反驳，她精力充沛，有探索心，并从这样的心境中培育出了她身上最大的美德：勇敢。也因了这种勇敢，她要去寻找关于自己、家庭和世界的真相，这让她活着便折腾得不行，连做梦都停不下来。

很小的时候我看电影《沉默的羔羊》，女探员克拉丽斯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，她共情那些待宰的羔羊，不愿意听到它们被杀前的尖叫声，便在黑夜里偷偷潜入羊圈，想要救下小羊们，她最终发现，就算尽全力，她也只能抱一只，这根本不是与世界对抗的正确方法，这让克拉丽斯陷入了更大的恐惧。但就算如此，她还是莽撞地先抱起自己能负担得起重量的一只，这



《女字旁》
妥俏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样的女孩，我想她是李媛。

在一部冷门的犯罪纪录片中，有位女性站出来讲述自己是如何发现疼爱她的父亲是连环杀手的。她是一个大家庭中的长女，一直承担着照顾和教育弟妹妹的重任，深受父亲的赞扬，因此她也一直认为在所有孩子中，父亲是最看重自己的，直到某天，女孩发现父亲为了房屋的火灾保险金，悄悄教唆自己年幼的儿子纵火，从这一刻起，她开始了对父亲的怀疑，也意识到自己对父亲许下的想要读大学的心愿也许永远不可能实现，因为父亲不过把她当成一个看孩子的免费劳动力罢了。纪录片中，这位年过四十的女性回忆道：“从意识到自己父亲可能并不是个好人开始，我好像开始了真正的成长，这令人悲伤，但也给了我巨大的动力。”这样的女孩，我想她也是李媛。

有一次我意外读到豆瓣上的一个连载帖子，有个女生讲述了自己逃离家庭的过程，字字句句都沉重，大段大段地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，却又忍不住去读，因为你总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。作者可能也从每天的评论中感受到了自己带给读者的低气压，虽还未写到结尾，某一天，她发了张当下家中的照片，小小的整洁的房间，窗前有一棵不算大的绿植，她说，要不还

是先剧透一下吧，现在的她过得很好，一个人，一间房，一棵植物，还有一只捡来的小猫。如果晚上做了噩梦，她会先找小猫在哪儿。一般情况下小猫都在床的另一头打着呼噜，她坐起身来看着猫，又观察到窗边的植物长了两片新叶子，这时候她就会重新获得安全感。这样的女孩，我想她也是李媛。

各种各样的李媛在我梦里来来去去了很久，当我在梦中终于能够跟上她的步伐，自如地与她一同折腾和漫游的时候，我于2023年7月动了笔，最后在2023年11月14日完成了小说第一稿。我本来想为这篇小说起一个与镜子有关的题目，因为其中有一面影响了李媛一生的黄铜框镜子，且镜子最易碎也最锋利，最容易照出真相也最容易扭曲真相。但最后，我终于还是决定，用信手拈来的“女字旁”作为小说名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写的是千千万万个李媛，而除了千千万万个李媛，还有她的姐妹，千千万万个李娟、李婷；她的朋友和指路人，千千万万个蒋秀娟、姚颖、陈英茹。甚至是最早看到这篇小说的我的策划和编辑，一个叫杜娟，一个叫欧阳婧怡，她们一看到“女字旁”这三个字，马上就懂了，我写的是一个极端沉重又离奇的故事，却也是一个极其普世的故事，在最极致的情节中，你很容易就找到日常的生活化的自己。这就说回了梦境、小说与现实的关系：这世上可以跑得最快的，跑得最远的，一定是我们的心，你的心中所思所想有多大，那就是我们所处世界的边界。李媛作为一个普通的凡间女孩，她的奔跑就与我们的思虑一样，先是怀揣着一个关于自由的梦想，然后是漫无目的的逃离，最后才是向着目标进发，这中间我们会经历太多的事件和变故，往身上背负了越来越沉的行李和枷锁，最终也会发现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绝对自由。但只要我们还奔跑，那便是真的活着，且我们所有人，都值得一个好故事。

（作者为作家、编剧）